

穀梁補注

冊八

平 德 縣 志

卷 一

穀梁補注二十二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二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

蔡世子般實弑父故以此夷狄而不書日

止弑而日知其不弑止不弑則買正卒也補曰注倒下傳文以明意

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

責止也責止不嘗藥

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

止自責曰

我與弑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補曰與夫弑與聞乎弑何休以為許男斯代立此云虺未聞

哭泣補曰有聲曰哭無聲

泣歡飡粥嗑不容粒

嗑喉也補曰厚曰飡希曰粥禮親喪三日後食飡飲粥歡飲也食亦飲耳嗑咽也咽嗑雙

聲說文互相訓喉亦訓咽也哭泣過則嘔而痛故不容粒矣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服

飡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歡粥面深墨卽位而哭

未踰年而死補曰傷腎

乾肝焦肺毀甚以至死也言未踰年或死在葬前矣劉敞說下葬謂以止之自討為討之亦得兼通

故君子卽止自

責而責之也

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補曰傳述其事以申上責止之義嘗論之止自言與夫弑於是當時謂之

弑而史亦書弑書弑即其事實矣事實之文不可革其義則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加損之文存乎辭其義則上云正卒下云不使止為弑父是也春秋屬辭比事微而顯志而晦即曰弑時葬兩文可得其概家鉉翁謂春秋多因舊史此事則舊史得之傳聞而夫子因以垂法又書葬以別於趙盾其言傳聞未是而大致得之歐陽脩乃謂盾止並是真弑以加弑為過三傳所同而一概不信趙鵬飛且以開揚墨比之固或不亦妄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補曰既正卒矣葬而又正葬以蔡般相較則不弑自

明春下不特書王月亦以異之於般傳略之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補曰曰者目經

意也通下二十一旬唐石經初刻母上有父字案韓子祭女羈貫孥女文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汝聽注引傳亦有父字羈貫

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補曰內則曰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

鬻男角女羈鄭君曰鬻所遺髮也夾凶曰角午達曰羈傳言羈不言角者對文男女異散文通也詩曰總角非兮毛傳曰總角聚兩

髦非幼穉也非當依唐石經作十說文以為古卯字傳之貫即詩及說文之廿也成童者內則指十五以上此亦當同言自三月羈

貫至十五也晉胥臣曰文益其實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是故先王為之節八歲教小學十五教大學貴師重傅事鈞所生藥食先

嘗亦教所及矣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幼儀即教小學之
傳下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承上就傳而省其文范氏未悟故解成
童爲入歲以上也傳以後包前記以前見後各有當也言師傳者
學言之單言則或曰傳或曰師孟子論君子不教子朱子或問用
徐氏說引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補曰學以聚之問

據此傳擇善之教大學致知格物之義也格量度也車若水說是學問無
方三十時也內則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鄭君曰方猶常也至
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文烝案學有正業二十學禮而始備正業
之外謂之博學博而又博謂之無方傳以學則必問故兼言問張
洽集註引此作問學記兩言博學傳亦以後包前謂自十五就師
至三十也學記曰教必有正業謂詩禮樂也毛詩傳曰古者教以
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卽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是也昏
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王制曰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卽今儀禮十七篇教學者所執以爲容
卽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三者爲正業矣心思心也今文
尚書洪範曰思心曰容志意也字从心之心所之也單言曰志屢
言曰心志春秋說題辭曰活澹爲心思慮爲志恬澹之心不思而
得此乃管子所謂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非傳所指也通謂由
之而知其道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此則所謂下學而上達聖人之通也志乎學卽
是志於道志於道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不惑焉知天命
焉謂之聞道夫道之大小隨入者也自聖人而下七十達者及諸
賢士大夫各有所立則各有所聞之道無論中行狂狷皆謂之通
矣○辛酉歲邵懿辰詒書言高堂生所傳禮卽夫子所述別無關
逸予疑其說子入大廟每事問諸侯喪禮孟子未學通在學問無

方中也讀書謂之學聞道謂之通楊雄以通天地為伎通天地人為儒周子則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以論語說之故通即不惑而不惑由於立故論語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新序墨子對齊王解此二句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傳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言過而行不及此論學之大要也論語又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心謂恬澹之心也五十以學猶學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補曰名聲名至是則化而神焉也譽稱美也

單言曰譽屢言曰名譽論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言無可聞也此則有可聞而不聞故罪在友矣荀子稱孔子曰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曲禮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中庸孟子並言信乎朋友然後獲乎上朋友

者同師同志其情親於相見相問相揖相趨言友以該朋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補曰

古者選舉之法依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又免其征徭曰造士大樂正又論其秀者告於王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論其賢者告於王而定其論自造士以下皆鄉人也造士以上則王大夫王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書于王射義及書大傳諸侯三年貢士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不敢罪上故言過補於天子不敢罪上故言過補

是古書成文皆以為士者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

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補曰傳言經意如此師說相承云云也古者以嘗藥為教賈子稱湯之言曰藥食嘗於卑然

後至於貴教也是其義也上傳但述止之自責未顯不嘗藥之文此特顯之左傳以為飲止之藥古者藥皆由醫未有不為醫而用藥製方者是左之誤也公羊言止進藥而藥殺而董仲舒說公羊以為不嘗藥繁露言之甚明則知公羊所云進藥者謂其不嘗而遽進之與此傳同與左氏異也凡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可以祛邪養正者總謂之藥見王冰素問注子事父所以必嘗藥者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君曰嘗度其所堪文王世子載世子之記曰疾之藥必親嘗之鄭君曰試毒味也此二注正義無說案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王冰曰謂氣味厚薄者也鄭解周禮毒藥以為藥之辛苦者林億等校正素問引甲乙經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凡此即禮記注意也五常政大論下文論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服之皆有約下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品常毒治病十去其七上品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上中下品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皆至約而止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食養以盡其餘病餘病不盡復如前四約治之必無使過觀岐伯此論足明醫之用藥亦於毒者為尤慎也夫治療之道物齊之宜官有專書事參祕術常人所不習聖人有不知至於醫既定方則不得以未達不嘗為說藥之氣味與夫人之體質固較然易明矣臣子之於君父無所不盡其心禮有為君嘗羞之文有火孰先君子之說况藥者扁倉之所難言也是故先王重焉許君之疾左傳以為瘧未知是否張洽曰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燬而餌之多愈然燬不得法則反殺人悼公之死必此類張說大槪近是今以為許君體不勝毒醫用厚藥止不嘗而遽進之遂以藥卒也卒由飲藥故傳聞之誤則以為止之藥也止初不知此禮後乃知之而哀痛自責推原其事許君不得

無咎此春秋文外之意也傳止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胡安國傳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家鉉翁詳說李廉會通本補正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補曰夢曹邑○撰異曰夢本或作蔑左氏公羊作鄭趙坦曰說文無鄭字自夢

者專乎夢也能專制夢曹無大夫補曰重發傳者前是戰今是奔也其曰公孫何也補曰

略名之當言曹會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

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補曰傳文以叛即謂入于戚以叛之屬若書入于夢以叛則不言出奔矣書自夢者著其能

以而不以傳釋公孫兼見此意劉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眾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

猶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為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道

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懼奔齊公孫會之自夢奔宋也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撰異曰輒左氏作繫音義輒如字或云音近繫陸淳曰衛侯之孫名輒故宜為繫盜賤

也補曰卿為大夫非卿為卑者曰盜者賤辭又下於卑者蓋士也春秋有三盜此發通例也左傳謂齊豹為衛司寇則豹非士傳

又言奪之明是時已其曰兄母兄也補曰與弟同目衛侯衛侯累也補曰

奪官陳傅良說是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補曰若不欲

累衛侯當書盜殺衛公子輒然則何為不為君也嫡兄宜為君曰有天疾者不得入

乎宗廟補曰天疾惡疾何休說惡疾者謂瘖聾盲癩禿跛偃不逮人倫之屬也左傳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孔廣森說公

羊曰春秋記事皆為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

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補曰以其疾為名臧琳曰玉篇廣韻五經

文字類篇皆無能字疑能字衍齊謂之碁補曰音義引劉兆云碁連併也文彙案

其跳者踏也王念孫以為楚謂之跣補曰音義跣女輒反劉兆云其即碁字廣雅踏亦訓蹇

作蹇从足从取故劉以聚合訓之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从取與音義同集韻从取遵須切類篇亦从取皆與音義異文彙案廣雅

曰聚蹇也王念孫以為聚者跣之誤或輒之誤文彙以為蹇从取而訓聚廣雅直作聚字即蹇字也禮升階足不相過謂之聚足意

似衛謂之輒補曰音義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徐邈曰月者蓋三卿同出為禍害重也君以臣為體民以君為命凡

為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常文而示所謹非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監戒云耳補曰疏曰宋萬以一人而謹月者見宋

不討賊致令得奔弟辰以五大夫而不月者辰為仲仲所疆元無去意為患輕也○撰異曰寧公羊作甯後同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撰異曰廬左氏作廬亦或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二月誤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三

月呂本中曰穀梁作正月案呂蓋誤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補曰自此後無書來聘者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撰異曰叛公羊作畔自陳陳有奉

焉爾補曰疏曰叛而加自實有力嫌其言叛不由外納力故復發傳入者內弗受也補曰疏曰嫌與入邑

異例故明同弗受文烝案自外入言叛位不復可知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補曰宋之南鄙謂宋南鄙

之里也里者邑居之名爾雅曰里邑也毛詩傳廣雅曰里居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亦取其名此南里洗指

南鄙之里非一地之專名故南上復言宋非若凡地名不須繫國也高樹然曰不繫國疑於據邑而華向逼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

南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亦不著徐彥公羊疏曰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案此疏不

足據南鄙既是傳文經必不得作鄙字賈達為左氏經作注或但引穀梁經字或并引用傳義此當是引用南鄙之義而徐彥誤以

為引經字也左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孔廣森據呂氏春秋楚莊王圍宋九月宋公告病為卻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以為

盧門去宋城四十里以者不以者也補曰疏曰嫌異於竊叛直叛也言不作亂補曰

疏曰作亂若欒盈良霄文烝案注疏皆非也叛與作亂何以異乎良霄本不據邑故無叛文欒盈亦不言以叛者其文別有所見也

傳言叛直叛者謂此之書叛直是叛耳不出奔他國宋辰晉趙鞅皆云直叛亦此意也若衛孫林父之書叛則左傳以為出奔晉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補曰子叔伯張○撰異曰輒公羊作座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叔輒

冬蔡侯東出奔楚

楚故略之案公羊經雖是朱字然何說亦可通於

此○撰異曰東左氏公羊作朱徐彥公羊疏曰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杜諤引集義及呂大圭並謂朱無歸入卒葬之文奔卒

當為一人顧棟高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年書東國奔楚 東者東國也 補曰言此之東即後

聖門傳此經本闕一字雖知其別無義例而莫敢增益其字故因就釋之是師說如此也此既釋東為東國明後定哀之篇仲孫忌

即仲孫何忌魏多即魏曼多皆與此同故不復發傳也左傳衛祝佗述踐土載書稱晉重耳為晉重國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

君叔振是古人二字作名或時但稱其一知經無此例者經例名從主人言無所苟前後不得異也且晉重叔鐸之文亦殊可疑夫

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則何為謂之東也 補曰上既言東即非名矣言徵不稱在則非名矣

之猶莊二十四年言何為名也上十一王父誘而殺焉 楚子虔誘

年言何為名之也非問何以去國字 王父誘而殺焉 蔡侯般殺

之於父執而用焉 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補曰杜預說左氏

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既罪矣又奔讐國惡莫大焉補曰惡其奔而又奔之故貶而

書名猶桓十一年云曰突賤之也凡諸侯出奔名者皆惡其有罪而貶之鄭伯突衛侯朔北燕伯款莒子庚輿邾子益五者皆貶也

非以去國字為貶嘗謂蔡之於楚平猶魯之於齊桓也魯與齊桓盟會可也娶仇人子弟則不可矣蔡從楚可也奔而又奔之則不

可矣楚雖封蔡猶為讐國宋襄雖立齊孝猶以伐喪而謂之惡意亦相類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補曰專辭與公

孫會同不嫌者前有以文故傳亦不具言但重發自例高澍然曰左傳有赭丘之戰南里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奔其義與彭城書

圍不書實魚石互證自明彼義繫於扼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可略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在奔而諸侯之圍戰可略也

大蒐于昌閱補曰昌閱魯地○撰異曰蒐公羊或作廋闕公羊作姦穀梁音義一音簡秋而曰蒐此春也

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補曰疏曰蒐紅見正義不正比蒲蒐在夏近秋之初尚可以蒐此春蒐不可之甚故

發傳文烝疑周禮左傳爾雅之春蒐周之未失也春事蒐秋乃獮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補曰史記名費靈王子

六月叔鞅如京師叔鞅叔弓子月者亦為葬

葬景王天王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補曰左傳丁巳葬

疏曰不書日者傳言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恐其甚之不

明故曰以起之今下言王室

亂則甚之可知故省文也

王室亂

補曰室者家之通稱三王家天下故言家董仲舒言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此其義王室猶周家也詩曰王室如燬亦謂

殷家周虞箴曰用不恢于夏家洪咨夔引書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尹氏無與注皆非也傳為亂字作訓

是明經之通例事未有所成即桓二年傳云不成事之辭也以此

載是也是年事未成至下年而成故此言亂而彼言立文相對也

入也○左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而胡安國趙訪等

皆不由告命今未敢從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地補曰當云周地左傳劉獻公擊以上

此劉子則亦在喪與定三年邾子同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地補曰當云周地左傳劉獻公擊以上

庶嫌其義別起例以詳之也

春秋以王為國若言齊晉劉炫曰以王當國如莒展以名繫國也
文烝案二說是也經多以王字代周王人王師之屬皆是國風有
王與衛鄭等並為國名知是史文之
舊言居者不正己明不嫌是居其所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補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故

邠地是為王城維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不以者不以者也

月者疏以為王猛雖則非正事異諸侯故不月

補曰重發傳者

入者內弗受也

周不同雖並以入為文而一稱天王一以國氏則其義自足見王

城即京師是時王城為京師至敬王入于成周以後成周為京師

皆不言入于京師者孫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

言之則曰京師趙汭曰凡王者之都自諸侯言曰京師不敢斥其

地也自王者言則以地舉曰王城曰成周王者不自稱京師也諸

侯城王都亦以地舉曰城成周王者有遷都之義故城築當以地

舉也趙意此等皆從史例其說並得之自諸侯

言自王者言異其稱史亦用名從主人之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補曰不日此不卒者也

未成君也補曰此非魯其

曰卒失嫌也

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補曰注非也

則得為失文今欲見失嫌之文故特錄卒也祝吁無知以挈為失

嫌此於文不可直挈故加王子從其常稱其為失嫌一也胡瑗孫

復等皆以此王子為在喪稱子之子是不然若使猛非嫌而

稱子則當在上居皇時又宜從既葬不名之例又不宜稱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補曰江永曰居皇書六月而左傳在秋七月戊寅入王城書秋而傳在冬十月

丁巳猛卒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又此年未有閏明年春王正月為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周

曆魯曆首閏有不同矣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躄自戚入于衛推之是二十九日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十

日而傳載蒯躄事在上年末之閏月蓋衛曆也文烝案左傳月日參差者甚多江氏此論明確他處則難盡通矣杜預所見汲冢紀

年記晉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月為歲首以其說推左傳晉事之差亦或合或否宋取長葛經冬傳秋齊弑舍差兩月齊靈公

卒差兩月一日凡此類今概不論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婞如晉補曰月者為下卒日○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叔孫舍者左氏

穀梁作婞字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婞補曰案左傳武城人取邾師邾愬晉也

晉人圍郊郊周邑也補曰杜預曰討于朝也劉敞曰稱晉人惡其微也葉夢得曰籍談荀躒書人貶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讐國故不葬補曰蔡悼侯也奔君得言卒者蓋二三年

閱蔡不別立君歟不日者蓋以其不正文言卒于楚則在外已明矣疏曰傳例諸侯時卒惡之今東國奔讐得書月者書其卒于楚

則惡已明矣諸侯之奔例不書卒今東國上書奔楚下書卒于楚見其奔讐國而死惡之可知故不如蔡侯胙書時也又諸侯不卒

則已卒宜有葬故注復論不葬之義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補曰莒共公也稱名蓋亦有罪月者為下敗師日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雞甫楚地國雖存君

死曰滅補曰此本杜預也頓胡沈序蔡上者孔穎達謂皆其君自將君在臣上各自以大小序也何休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

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案此即所謂緩辭也胡子沈子例不記卒與繒子同繒被用被戕不名義主於用之戕之

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可不名故髡也盈也嘉也詳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為賢

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夏鬻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甫左氏公羊作父盈本亦作逞左氏作逞案史記欒盈亦

作欒逞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及公羊作楹

言楚敗晉師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補曰此注贅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補曰此義與荆敗蔡全同傳備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非傳

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見滅乎是其取深於文

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未亡不得言死社稷當依公羊言死於位也以為賢而釋之又作也此亦為中國殺敗故釋之賢意

自在
文外

獲陳夏鬻獲者非與之辭也

賢夏鬻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義與華元同補曰疏曰此與華元文雖不同明

賢之義不別故重發傳齊國書文同義同故無傳也

上下之稱也

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補曰左傳曰君臣之

辭也公羊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胡安國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

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卽下所書是也史記曰敬王居澤左傳亦曰王師在澤邑賈

逵曰卽狄泉也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天子踰年卽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

始王雖不在國行卽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補曰注皆非也傳言始王者據左傳猛卒後敬王卽位館于子旅

氏則敬王之定位爲王前此矣但前此經未有王文至此始王之也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申上意也前此朝雖與王爭

王不辟朝無事可記故無王文至此尹氏立朝王居狄泉以辟之其事當書於策本以辟朝而書故因對朝而王之所以至此始王

之也公羊以未三年稱天王爲著有天子其言稱王著有天子亦謂對朝而正其王稱其以未三年爲義則不可通於傳許翰葉夢

得並以爲春秋之法踰年書王豈有三年然後稱王者其說近是文九年論之矣敬王者史記名勾漢書古今人表以爲悼王兄此

說是也左傳稱景王太子壽早卒下文子朝書立爲不正傳及公羊並言猛不正不言敬王不正又未聞周別有正當立者則敬王